

孟子文說

序

康孝百川致讀書靡不淹貫  
喜獨居靜坐進多所神會  
以己亥舉孝廉不仕達日  
與諸弟子口講手畫著書以

爲婢非公事不履公庭故予  
率是邑也三年矣未得數二

見也而竊率見其所著孟子  
文說若干卷且以序屬余余  
思漸沿騁以垂文聖曰文而

明道文與道一而已矣皇并  
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九  
邱歲歷綿曦條流紛糅杳孔  
子刪述而大寶咸曜易張十  
翼書標七規詩列卯始禮正

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虛性  
情辭亦近乎文理猶萬鈞之  
洪鐘無錚錚之細响是故論  
說辭序易統其首詔策章奏  
聿恭其源賦頌歌讚詆立其

本銘誄箴祝禮總其端記傳  
移檄香醜為根百家騰躍繆  
入環內所為衡與文相繫也  
孟子七篇述孔子之志豈徒  
以其文哉狀而鑒周日月鈔

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  
文在是而道即在是學者不  
求其端不察其末徒以爲訓  
詁之書視聖賢之言如槁灰  
木偶一無生理文以藝士建

言修詞鮮克宗經遂至楚豔  
漢侈流弊不還文與道相離  
而文體由此日下即濫統由  
此日微心心由此日遠於古  
也可勝嘆哉蘇文忠公孟子



評本意引而不張辭簡而能  
該足以啟迪後進矣百川復  
爲逐段分合細加批導務杜  
醒豁心目而不最其詳譬之  
庖下鼓刀目喪全牛僧繇畫

龍點晴欲飛今讀者居千載  
以下神遊千載以之如尊其  
穀而見其心其妙杜文也而  
不凌杜文蓋文章之道盡乎  
是矣元岳景山崧邵陽人抱

道深藏矣古博學嘗註卯經  
卯聿意三平下古心葉斐雲  
先生嘗云余邵陽高節獨行  
士得一心焉謂景山也予不  
敏不敏忝附于斐雲百川其

庶幾景山虞是為序

嘉慶九年甲子仲春月年家  
愚弟楚黃靖本託各廬氏  
識於古莘盤鑑齋

叙

邵陽康百川先生吾同年友張春  
洋之舅氏又其師也丙寅春將之  
乾州學正任與震川相遇會城出  
其所著孟子文說屬震川為序先  
生自序曰以古文說孟子說其意

之所之而已得其意則理即在是  
是蓋即太史公所謂好學深思心  
知其意之說也善說經者當莫如  
先生矣川嘗欲作孟子拾遺凡荀  
子之說合於孟子者備錄之讀他  
經子史文集凡足相証者兼採焉

荏苒十年不克卒業川謂孟子凡  
為人言無不直者無不盡者為國  
君言曰今天下莫能相尚皆好臣  
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為卿大  
夫言曰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為

學者言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為遊士言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勿視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為宰相言曰苟好善則人



輕千里告之以善苟不好善則諂  
諛讒人立至以棄天爵之人絕無  
囂囂之趣事好臣其所教之君焉  
得不諂諛焉得不逢君之惡既逢  
君之惡焉得不為民賊士大夫既  
為民賊賊民安得不興此參互讀

之可得者也孟子好稱大人格君  
心之非正已而物正非大人莫屬  
焉非仁義不陳於王前景丑不謂  
之敬安得有此大人耶不失赤子  
之心者大人赤子何心孩提無不  
知愛親親仁也居仁由義大人之

事備矣言行不必信果惟義所在  
勞心以治天下後世之謂大人堯  
舜禹臯陶稷契是也孟子最好稱  
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衿鼓琴  
若固有木石鹿豕與居遊若野人  
聞善沛然若決江河生於憂患善

與人同大哉舜也君子終身之憂  
在是矣孟子之於舜若親睹其人  
頌之不容口說之不止勝肉私淑  
者孔子朝夕津津在口者舜也為  
父兄言曰養不中養不才責善大  
不祥為子言守身養志若曾子可

也為仕者言曰所就三所去三友  
以友德雖天子不可挾尚友古人  
則善進而無已吾樂乎諸侯皆  
人以政吾憂乎天固未欲平天下  
所思者懷仁義以事君父兄之天  
下也所睹者懷利以事君父兄之

人心也喪禮仁義之極則也先乎  
漢文之齊宣王欲短喪孟子正之  
滕文公小國之君也力行三年之  
喪夷子墨子之徒也而歸於儒孟  
子之教也自齊葬魯而後反齊躬  
行三年之喪故能教當世以古喪

禮閭百詩之論至辨也孟子之知  
已也燕昭王賢而不往齊燕讎也  
久於齊故不赴燕去就之際仁義  
尤著也且夫孟子之子不如孔子  
之子孟子之門人不如顏曾冉閔  
子貢子路之徒孟子之仕尚不如

孔子三月大治魯然而孟子之道  
性善稱堯舜明孔子之術使萬世  
之人心如日月之久照所治不止  
一時孔子之得孟子如孔孟之得  
程朱此可讀其書而犁然指數者  
也方氏謂自宋以來古文失其傳



者七百年近世治古文者殊少要  
未有不稱孟子之文雄古浩然不  
可禦者由孟子之文而求其意循  
其道不棄天爵以求仕進抱孟子  
終身之憂是為大人仁義之學堯  
舜性善之傳在是矣此先生說孟

子之意也夫小子多言而鮮當更  
祈先生之化我也稿就先寄春洋  
朝邑嘉慶丁卯夏五月漢南岳震  
川序

叙

孟子書上下七篇其言性善仁義上接尼山之統然聖人之言渾含孟子必出以爽豁聖人之言簡該孟子必出以詳明故其書有筆法局陣而直可以作古文讀今人自少受學論孟等書率先誦習上口其不求甚解者無論矣求解而墮於瑣障訓詁牽纏講章紛擾

如葛之縈如藤之糾於義非必其背也而終不能超脫於言意之表夫不能超脫於言意之表者尚何足與之言古文且亦思所謂古文何如者古文之作也立主腦啟關鍵點眼目字句欲鍊段落欲清照應欲嚴乍斷忽續陡提飛落其來也懸綿渺渺其去也透透迤迤要必有作意存乎其間而歸於自成片段

譬之山連亘起伏而有脉理也水洶湧澎湃  
而非汗漫也樹木之枝有高下參差陰陽向  
背裁剪天成而不可增減也嗚乎以此言古  
文是耶非耶以此觀孟子然耶否耶濬材質  
謏薄學力粗淺本無真知灼見可以自信邇  
年設館傭書荒村老塢酬應稀疎定靜之餘  
不無會悟每與及門有所講授率多因心至

於孟子則直以說古文者說之當其神往興  
來信口開陳亦不知其果無差謬與否而一  
二好學之士輒隨筆札記迨七篇說訖則已  
居然成帙矣夫聖賢之書雖小夫孺子皆知  
爲載道之言但以文求鮮不非而笑之曰淺  
顧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苟不知其文理之作  
何承接作何起訖一言孟子漫曰是言性善

是言仁義縱有所見終涉於隔靴搔癢前人  
有言所從遊師大善說書不說道理直說聖  
賢意之所之今以古文說孟子亦所以說其  
意之所之而已得其意則道理不說自在矣  
知其解者倘旦暮遇之乎或不以余爲謬妄  
也嘉慶七年歲次壬戌中秋日康濬百川書  
於羅苑別墅之北窗

雜論十則

四子書論語是雜記零星語大學中庸分之一章爲一篇合之全書爲一篇孟子則章自爲篇而短篇精警長篇壯濶規行矩步轉復馳騁不羈細針密線却又劈績無痕信是千古文章鉅觀

七篇中前數篇率論爲政治國王天下以及



出處大頭目萬章篇全是論古論事之文告  
子以後則隨事開導人與順便講究道理者  
不必截然如此姑卽其多者言之也

論爲政等章是唐宋人策畧之濫觴論古論  
事是史論之鼻祖隨事開導人則序說之權  
輿也至於零碎講究道理其雋永剴刻處又  
全是子書氣味但義理純正非諸子所可及

耳

孟子是做成文字問答或亦有因但每篇主意結構總是用意安排就的不可泥問答之迹死於句下

孟子私淑孔子處處要豎起自己身分論學術論王政以及生平去就出處往來交際等項無不稱引孔子以破羣疑而祛衆惑正如

戲劇中兩下鬪捷不怕爾幻出三頭六臂我自  
有太上老君壓頂也

孟子語意極透闢透闢可以消理障口角極  
犀利犀利可以療鈍根至其學識則尤獨見  
其大如井田學校班爵班祿巡狩述職封建  
喪制等條俾後人猶見三代典章不第如所  
云鄭僑博物也

文章莫善於穿空孟子最得此旨或事無實  
証往往據理虛斷抑或繁稱博引幾同附會  
幾似鋪張旣而一筆勾醒却極老實的當者  
來竟是用意做切題文字後世文章鉅公如  
韓蘇輩蓋無不祖此

戰國策慣用譬喻孟子譬喻乃更奇警文章  
非譬喻不醒豁此孟子獨擅之長

昔人謂左氏叙四大戰爲四大篇孟子亦有  
四大篇保民章動心章行助章並耕章四章  
章法不同而精深博大變化跳脫各臻絕頂  
其他若反手王齊三宿出晝傳質爲臣等章  
其曲折淋漓尤覺一往情深至於全部不勝  
悉說要亦不必悉說也

孟子之文色色出奇大抵有前路有正面有

後路此大較也至其用筆有正有反有虛有實有賓主順逆又有托筆有幹筆有補叙有搜說有指點引証與開障之法塞漏之法洵乎無美不具無妙不臻矣

凡例五條

說文不是作訓詁但論篇段筆墨而不講義  
理然亦有必說其意蘊之所在而後文法始  
明者實非尋常講章之謂

自來評孟子者非一家惜未及見所見者金  
聖歎祇開首四章魏叔子祇齊桓晉文之事  
一章至世所傳蘇氏評本昔人或疑爲僞託

今觀其書不無開示人處但語意太覺簡括  
有似引而不發今則逐層逐段分之合之細  
爲批導務在醒目故不厭其詳也

看文章第一要尋主意主意旣得則求其關  
索眼目脉絡照應此最是提綱挈領之法書  
內遇此等要緊字句必用雙鉤或直抹或大  
圈或圓點隨在標出使觀者一見十分已了



然九分然後看評語則處處成破竹之勢矣  
文章有段落猶人身有肢體頭面有眉目也  
段落不清則部位不分尚何文之可論書內  
於小節次則用半畫截之大段則用全畫截  
之較今本有本分而合者有本合而分者總  
歸於整飭顯豁不敢一毫入於勾棘涉於謬

迷

尋常文章評家必用圈點貴簡尤貴當書內  
於文情勝處文致佳處用聯圈小小提掇注  
重之筆用聯點亦時有隨其文勢參易而用  
之者總之一章自爲關照不至紛雜覽者自  
能詳之

參訂姓氏

受業門人

王 漣鑑堂 大荔

張 佑乾伯 朝邑

呂鳳翔振岡 郃陽

李世俊宅三 大荔

劉 滙會東 朝邑

董懷琬治堂

大荔

習應軫德載

澄城

王淮浦清

邵陽

王蘭佩芬

邵陽

郝懷鈺抱珍

大荔

王錯希文

邵陽

白田玉朗山

邵陽

党永清子澄

朝邑

雷鳳至儀廷

朝邑

謝家厥儲若

朝邑

李鳳池到伯

大荔

王瀛仙洲

大荔

李瑞兆輯五

邠陽

楊彬文中

朝邑

石良玉崑山

大荔

扈登峯小山

大荔

李吉兆廸若

郃陽

梁斗南文光

大荔

董述遇景先

大荔

成大奎煥文

朝邑

王樹棟隆吉

朝邑



孟子文義  
范如松仲茂  
邵陽

康炳蔚豹文  
大荔

于鳳苞文九  
朝邑

石有聲仲諧  
大荔

崔運昌道光  
大荔

王 錕劍青  
大荔

劉大鼎汝調  
大荔



馬上通衢亨

大荔

王澤鴻化光

朝邑

董學元聯三

大荔

何均象坤

大荔

王運隆允升

邠陽

董官治子政

大荔

雷義平砥齋

邠陽

幸子文說

女上

男

榮載文

原各

全校梓

從孫

端引之

孟子文說卷一

邵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一篇上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是何等抱負見梁惠王是何等心事

王曰

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陸地說出

箇利字是心中所有止此孟子對曰王

王開口呼叟孟子開口亦呼王王呼

叟是慶幸口角孟子呼王便以曼聲出之蓋孟子一聞王言利一片勝心卽已冷淡便有

許多疑

訝在內。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接口先截住他

利字隨卽換出自已胸中仁義字。又斬絕。又輕快。二句一篇綱領。

王曰何以

利吾國

倡於上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

何以利吾身

和於下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利

忽而變作危

字。輕輕一落。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

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上已說煞猶嫌

未甚盡情。故又緊承國危字。極力鋪寫。連下

幾箇弑君字。而且指得的的確確。若親見過

幾遍者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又理

番百忙中忽。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論一

作暇逸之筆。有力兩不字。算入他心。箇裏奪字與轉折

上弑字一線。總皆是發抒上危字。未有仁

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兩段

舉而實一串。不正說仁義好處。祇就上弑奪似對

字反撥而下。語意已十分醒露。蓋弑奪則遺

後不說。不遺後又焉有弑奪乎。卽以王亦曰

所警戒者。還爲指引之。二段申說。王亦曰

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總結與開口二句。恰

好一順一逆。金聖歎

五十一卷

云前。先接何必曰利。是劈面搶。後找何必曰利。是帶口輕拂。前徐稱亦有仁義。是特換新題。後緊承亦有仁義。是趁熱便趕。前不得不前彼。後不得不後此。言利是戰國氣習。仁義是孟子本領。孟子生平總欲以仁義黜功利。以此篇冠書首。乃作書之微旨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

曰。字連上讀。

賢者亦樂此乎

樂字隱隱放在自身。蓋已自謂能樂矣。加

賢者亦三字。分明自處以不賢。分明謂賢者不樂此。

孟子對曰。賢者而

後樂此

之。此是正對之詞。偏急以賢者接引。

不賢者雖有此不

樂也

偏抹煞他不賢者。此是反足之筆。二句一篇綱領。下文申說。此與前章同。

是賓主對仗。但前仁義是主。而以利字引之於前。此賢者是主。而以不賢者繞之於後。引之於前。是以賓跌主。繞之於後。是以賓掉主也。相似之中。別具化裁之妙。詩云經

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

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憑空引文。詩跌入。

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提振

先安頓民樂然後折轉古之人與民借樂故

古之人全是空中波瀾能樂也而後樂此此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

女偕亡以書民欲與之偕亡亦幹一筆跌下

跌此欲偕亡對詩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雖

是透過之筆此不樂此不賢者榜樣金云前節既有古

之人三字則後節亦當有今兩節對立一有

一無何也蓋前節特標古之人是明說不是

梁王後節缺無此字便是明說梁王却又如



與之諱然。賢者而後樂此。賢者能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不賢者不能樂。而能樂不能樂之所以然。全由民定。須看一偕字與一獨字。孟子於世主最善。因事引誘。此其一斑之初見者也。上章有收結得妙。此章無收結得妙。此節原是反接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陸說

不知有何設施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

河內河東凶亦然。其盡心乃察鄰國之政無

如寡人之用心者。公然以已笑隣看他將盡字換做用字蓋又寫做盡

字恐猶疑其用。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

而但未盡也。不加多何也。說明心事。幾成癡想。孟子對曰。

王好戰。欲以戰喻。插此三字為之作引。請以戰喻。填然鼓之。

兵刃既接。此時正該盡心於戰矣。棄甲曳兵而走。俱不盡心。

或百步而後止。其不用心。或五十步而後

止。亦未便。以五十步笑百步。謂其無如。則何

如。特為梁王畫一等身圖。而使之自忖妙。曰不可直不百步耳。

是亦走也。

直斷之而又注之妙已明謂其曰

曰

非戰也。已明謂其未盡心也。

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可以知

彼一拍便醒。以上先破梁王之見。下不違乃進之以王道。是真能盡心者作用。

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

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

也。三不可勝。尚

是懸空說。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

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覆一筆說。下乃是責

成之乃是盡心處字。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

始也。一層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

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三可以字一不字。七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亦覆一筆責成

之盡心於此而

極。何慮凶荒。何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一層至

消移民移粟。此正告已畢。下乃直斥梁王之僣。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

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

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如此尚

移粟尚說。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豈祇

盡心耶。於隣國冷諷語有神理。通篇俱跟盡心字

來。梁王平日全不盡心。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坐視不管。忽而以移民移粟。小小補救。自詡盡心。且以已笑

隣望民加多。要知真盡心總在行王道。中二段乃其正文也。前段設喻見其不愈於隣國。破其加多之見。後段乃直斥其非。見其全不盡心。章法前後俱用單筆。中用偶筆。是極整齊。結。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昨已有教不承更承何教孟子

對曰殺人

二字憑空立案

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

以異也

此層尚寬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

也

此層切身。以政殺人無異梃刃使王自承而後摘其失是善於成鍊處曰庖

有肥肉。既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

獸而食人也。

正言梁王之以政殺人也。又不直曰以政殺人。而曰率獸食人。

語最新警。意甚劄。刑判定梁王之罪。獸相食。且人惡之。

即從獸字。縱回。

擺一筆跌下。是

爲民父母。

此插此四字。妙。

行政。政上

文章加倍之法。不免於率獸而食人。

獨不知惡耶。

惡在其爲民父

母也。

勒醒。是嘻笑。是怒罵。

此以爲民父母。是正面責數。

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引爲其象人。

而用之也。

解上卽以墊下。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

也。縱不存父母體統。難道不怕無後棘耳刺

心。不顧聽者失色。此與上層一串疊下。

以無後惕之。是後路警醒之詞。惠王願承

教。孟子却痛斥其虐政戕民。未嘗別有賜教

之語。正如人得錮疾。胸中積有壘塊。不先用

峻削之劑以瀉之。亦終不受補。是卽所以賜

教也。不知承教者果能安否。首章

重斥言利。輕掉以仁義。卽是此法。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

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



七百里南辱於楚

說來四面皆敵

寡人恥之願比死

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想要怎樣奮武揚威

孟子對曰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雪恥不暇而曰王而曰百里可王天話耶夢囈

耶然而梁王奄奄氣息一句已可以振起

王如施仁政於民

施仁政是

主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

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

說得平、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近、切、實

畧一找已逗起無敵意。用語生新。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

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又從對面

着彼陷溺其民先緊承彼王往而征之後遙承王夫誰

與王敵王是施仁政之王。王即仁者。誰蓋盡乎彼之儔矣。自當無敵。總上作收

故曰仁者無敵結明王請勿疑百里可王之說有憑有據

孟子見梁襄王又不比見乃翁心事出語人曰首句之下本可

直作王曰云云。却用事後覆述之筆者。以王之所問尚無可厚非。而其威儀詞氣實令人

一見慙然不安。孟子去梁想正在此。不如此叙則此意描摹不出。非但求章法之新奇也。望之不似人君。無就之而不見所畏焉。無威句猶是掠神看。此句玩不見所三字。正是正觀旁睨。總尋不出他一點尚相處。所字極有意。卒然問曰。成何辭氣。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

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一章主意。

孰能與之。兩孰能句上。俱少曰字。記者何難添寫兩字。但玩語氣。添曰字。神理便緩。傳不出他卒然光景。蓋孰能兩問。正是不及語畢。接口便問。只省却兩曰字。不更言

其卒然而卒然之態。活現眼前。孟子文章。筆下有神如此。凡七篇中。如此類者。皆有取意。

如以為脫。遺則誤矣。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問語句句卒然。對語句句

先王知夫苗乎。突然入喻。與淺人言淺而已。七八月之間

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

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形容盡情。今夫天下

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棧如焚。如民生枯槁。如有

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其興也淳焉。二句中尚少實義，蓋上文就苗一邊已說得明白顯豁，此處但用虛字拍應。神理已到，原不消更寫平實道。誠如是也。理解此便知凡引喻非閒筆浪墨。民歸之由水之就下，又沛然誰能禦之。歸卽上與字，孰能與之孰能禦之，兩相呼應，歸不可禦，天下自一不嗜殺人者能事如此。通篇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爲主，而定字引之於前，與字繞之於後，後半承與字重發，而一字定字，不找自足矣。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鄭重

有許多歆羨。幾幸之意在。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

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將桓文之

事先着無以則王乎。引出王字由岐路而攔入正途。曰德何

如則可以王矣。說王竟知在德上打筭。曰保

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王在保民虛虛括盡大旨語意十分輕鬆。魏

叔子云王字極重大保民二字却極平易齊王問德何如則可以王覺難之又難孟子說

保民而王莫之能禦。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

哉

說保民即便勘到自身亦甚難得要亦何敢自必耶

曰可

許得慨然

曰何

由知吾可也

急忙要討箇真實下落

曰臣聞之胡齷曰

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

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

穀鯨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鐘

釁鐘與曰

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可以保民許得他極大却

引來一件最瑣細事研問迂極遠極

曰有之

姑漫應之以爲此何足道

曰是

心足以王矣

引事而特取其心於最小中見最大真令他無處摸索。是心

足王。是心可以保民也。此下該直接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句矣。看他偏從而開障。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句似

已說煞。却就是心中分出愛字。將本意攪倒。復轉拈齊王口中不忍字。連忙放活。是故意作兩設之詞。令齊王自己。王曰然誠有百姓付度。操縱之妙。如僚弄丸。

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

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說來明其非愛却將



不忍齧觶二句。滑口誦過。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

也。一接口。以小易大。彼惡知之。將以羊易牛。換。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乎似。

除大小別無所擇。幾將愛字坐實。此憑空設難。真難得盡情。是本百姓皆以王爲愛也。

句盤。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

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自信不是。愛却不能。

審其易之之心。曰無傷也。亦接口。是乃仁術。竟將齊王難倒。一攔。

也。先就易字直指其妙。不忍是仁。易是術。是心可以保民。即此已呈其倪。作用原自不小。隱隱與見。牛未見羊也。再就牛羊打君足。王意打通。見牛未見羊也。破何擇疑團。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不忍字從引來見與有合。此靠實申解。真解得爽快。是本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旬分消。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

我心有戚戚焉

齊王方始水釋。前層設難。此層申解。兩兩相對設難則。

風起水湧。申解。又浪去潮平。反覆說來。此心總欲齊王察識是心。正見是心可用也。此心

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透接。須知自是心足。王句下。齊王急欲問

明所以然。却被

一難一解。牽纏不已。到此方

纔湧口而出。

此下該說有是心。當本是心

推恩。推恩則足以保四海。所謂保民而王

也。却又不肯徑直說出。看他又從而設陣。曰

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

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

王許之乎

照在齊王設喻來問命意幾不可測

曰否今恩足以

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明詰齊王揮空

一刀直刺要害

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與薪

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

恩焉

坐實不用恩

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扼定不王之故能字當足字看與足王句針縫相對

曰不爲者與不能

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

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

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

又將不爲不能憑空繪形有點水成

紋之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

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覆筆繳清滌洄繚繞姿致翩然

欲說推恩足以保四海却先用譬喻蕩漾而來點逗齊王不用恩其不王無可推護所以先發其病痛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後從而藥之也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說下箇推詩恩保四海

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

引下箇古之人善推所爲。斯心卽是心字。頂上文脉息。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

已矣。

本上文語一點醒。至此方說出推恩保四海。引古人作証。然尚不是坐實。

責成齊王。且就道理說。如此則足以如此。從

來都是這樣。而怪齊王之獨不然。一直逼起

下度字。此處足以字卽上足以王足以字。

魏云。前面比喻誦肆文勢排宕。到此忽入正。

論令聽者肅然起敬。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

姓者獨何與

數語與前不易一字而用意自別前是激起他不用恩此是喚

醒他不知輕重長短而欲其度之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

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上推字中原有輕重長短

四字齊。王直是昧昧。故特令其自度。輕輕任筆。文勢一路從上來。蜿蜒曲折。活潑矯變。

總無一呆語。無一直筆。風雲變態。思議無從。以上總欲齊王推擴是心。乃足王之實也。

與上一串疊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

後快於心與

緊承上作頓折。魏云既云王請度之宜待齊王自言其故乃

急說抑王與甲兵四語反代他揣摩何也蓋百姓之重於禽獸愛百姓之當先於禽獸此理最明齊王之能加恩禽獸不能加恩百姓此事易見此一請度直令齊王閉口無言再難答應若不用抑王一轉下面許多議論都來不得矣水窮山盡鳥道忽開此等機法但可言會不

可言會不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

大欲也

跌出求大欲卽問桓文之心齊王所以不能用息百姓者正因此念中之

也文章至此又起一大波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



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  
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  
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  
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

此亦欲也而不足  
以言大故作跌宕

以舒文勢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

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  
也方是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  
大欲

也。孟子既料中齊王心事，齊王方且欣然願聽，不意乃說得掃興如此。此爲字正與上善推其所爲，爲字對照。主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

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

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更進一層，掃興益發不堪。

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

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

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承鄒楚推開，虛逗所以然。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

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指畫形勢的確分明

此弩射蓋亦反其本矣輕輕撥轉今王發政

潮迴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

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

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

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發政施仁乃是

推恩之實方直

坐齊王身責成之。然且不說如何發政施仁，先將功效。憑空鋪張一番。一口說就四合頭。不惟文勢淋漓。正與上緣木求魚。後必有災相反相照。如彼則求必不得。而有害。如此則不求自至。而無不可也。魏云：上文一連兩番按抑。使齊王神消氣沮。如病人更經重瘡。奄奄欲盡。若不極力誘之以可喜可幸之事。便不足以振發其委靡之氣。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魏云：齊王被孟子幾番撮弄。又悶。又驚。又喜。胸中茫然。惛字真。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魏云：孟子有此境。許他可王。只是到要緊處。却半吞半吐。一味左推右獻。故此曰明以教我。亦是虛心。亦是

着急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魏云齊王到此一概雄心雜念被孟子掃

蕩洗刷得乾淨真有欲如此做去之意故下文直言制產不須更作波瀾曰無恒

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

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

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爲也憑空提說恒產所係之重是故明君制

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

故民之從之也輕

制恒產之利如此

今也制民之產

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

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贖

奚暇治禮義哉

不制恒產之害如彼

王欲行之則盍反

其本矣

正勉齊王制恒產制恒產纔是發政施仁之實

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

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

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此恒產條目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通章實際在此。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上連用四疊文法。此又撮總複說一筆。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應王字結有大海迴瀾

如更何消求大欲。通篇大意謂王在保民

保民全憑有是心。有是心貴能推恩推恩須

是發政施仁。發政施仁。莫要於爲民制恒產。制恒產則民無不保。而可以王。大欲萬萬不可求。不必枉費心力。一路由虛而實。由淺而深。有無數波瀾。無數邱壑。不肯一筆直下。不肯一語直接。跳脫變化。是開首第一篇大文字。而孟子一生黜霸崇王心事。已畧見於此矣。魏叔子云。此章是古今進言妙用。魏鄭公李鄴侯得其緒餘。便已獨絕千古。試看撮弄齊王本心處。如弄嬰兒。笑一番。啼一番。纔啼便笑。纔笑便啼。令人絕倒。

### 第一篇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



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

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述者何心答者何意匪直不能解並亦不能疑

奈何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問得鶻突不顧喫驚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

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措詞大難想必心咎莊子

曰王之

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

承好字引之

今之樂由古

之樂也

掃去先王世俗之說一章綱領中藏同樂意在齊王方慚忤不安陡

然一句忽出意外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

直是沁心入脾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

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將說該與百姓同樂先將同字意思從齊

王意中喚醒再好正說是文章憑空提掇之法臣請爲王言樂正落

俛齊王正襟危坐聽之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

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

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

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及連百姓聞

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

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

同樂也

跌醒。是反拖一段。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

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

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

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

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跌醒。此段纔轉而正說。爲王言樂句下。

不直接。今王同樂云云，而先從空設下兩段。

作一反一正之筆。正所謂言樂也。然却不用

順叙，而用倒跌。不惟筆法不直，無平鋪呆衍

之弊。正爲將不與民同，與民同字樣，鍊在臨

了。俾下今王與百姓同句，脫口接來。語氣醒

豁耳。筆墨今王與百姓同樂，接得緊，樂則王

神妙至此。此今王與百姓同樂，讀如字。

矣。結得明白。所謂好樂甚而齊庶幾也。上兩段是懸空說。此乃坐實責成齊王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

小也。硬扭入民情。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猶以爲大何也。安放一小字。也。觸起他的民情。安放一大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

往焉叙與民同之。斷。細玩四字。何嘗是民。

以爲小不亦宜乎。繳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

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

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叙則是方四十里

爲阱於國中。斷亦明明不是囿民以爲大

不亦宜乎。繳兩宜字極決絕極自然亦極

平分疏無一語勸勉齊王其實

是諷其同民也當於言外得之。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想是逞其小勇鄰國無論小大

俱不睦故  
有此問

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

小仁者

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惟智者

爲能以小事大

智者如此

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

吳

証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

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何有於交

鄰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証結。說話至此使齊王無言

則竟畢矣乎畢矣而不畢也則以三達德說仁說智尚未說勇也須知下半章問答都是

孟子做就文字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引出勇字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

惡敵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

大之

仁智濟以大勇三達德備矣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

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引詩以書文王証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



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

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

添出兩句詩言文王

伐密說得明白書言武王伐紂未說出實際故添出一人云云

此武王之勇

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對詩武王對文王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

好勇也

益發不疑交鄰何疾之有上截泛問故孟子亦泛答下截說出寡人故孟

子亦勤到王身。前半仁智對說後半添出勇字恰好以三達德作前偶後奇章法而前

引湯文太王勾踐作証後亦引文武作証枝  
枝相配葉葉相當總是極勻停整齊之筆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

乎孟子對曰有

順口承應下面更不照管人  
連作扯入民情上去大奇

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

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跌出  
題目

樂民之

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數語一章正文。至此意已說盡。竟可絕筆。看他下面又復引古。以晏子所述。証已憂樂同民之旨。一覆一反。以盡意。且以景公之說晏子。隱諷齊王納諫也。故鶴脰雖長而不可截。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一層不重。春省

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

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

豫爲諸侯度

重此層。此是憂樂同民者。

今也不然師行

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眊眊胥讒民乃

作慝

且順叙。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

諸侯憂

提筆攬上。指出名目。與上節點對。此是憂樂不同民者。

從流下

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

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四句非呆釋字義正是痛

斥其弊之不可蹈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本流連荒

亡字扯出先王不更贊美只明其必無是弊雙收而已寓側注之勢惟君所行

也一筆鎖住又不說煞妙

又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

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終叙景公說晏子絕不更可嗚齊王而諷齊王納諫

意自在言

下試味之。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  
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

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  
文王之治岐也即舉一諸侯行王政者作法妙耕者九一仕

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正經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  
條目

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

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

哿矣富人哀此罔獨

此又抽出所加厚者說妙用倒跌文法。以上

正文

已罪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

行

過王曰寡人有疾

疾字從欲字來

寡人好貨對曰

昔者公劉好貨

硬拖古人入水。不怕古人不受正是善於因事開導處怪

他偏想

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

得起

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偏偏

有詩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

爰方啓行。附會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

何有。與百姓同則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對曰：昔者太王好色，又拖一人愛厥妃。憑空添一

所引詩與好貨意有關。此下所引詩與詩云

好色意不响。故先以已意特地斷定也。詩云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



及姜女聿來胥宇

詩亦有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

前詩積倉等句就民邊說故隨用疏解之筆此詩及姜女就太王說

故此用找補之筆

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兩段是對待文字。此前奇後偶章法。前段正說王政意已盡矣。後兩段因好貨好色引而進之耳。前引文王。後引公劉太王。俱是周之先君。湊巧之至。前引他詩作結。後即用本人詩作徵實之筆。合來一處。遂覺出風入雅。有証有據。並非隨口撿拾游談無根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

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

如之何

憑空設影

王曰棄之

孟子言友王亦言友

曰士師不

能治士則如之何

又設一影

王曰已之

孟子言士師王亦言

師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透出

王顧左

右而言他

置自身於何地。四境不治是何等模樣。飢寒交迫。民不聊生。刑罰

煩苛。民不堪命。不於此處寔寫却從容位書就等身圖是寔者虛之之法是妙於立言處。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

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

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高數層跌入總見

王曰

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

得已

主意在此

將使卑踰尊疏踰戚

所以可

不慎與

收足正文已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

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

見賢焉然後用之

寫出箇不得已光

左右皆

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

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不可亦

是進賢內事必兼說乃備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

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

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用刑又因進賢連及

者慎於命德又當慎於討罪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結

三項進賢如不得已總要看民之好惡何如事事準之國人故以爲民父母

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

不曰救燕而曰伐寡人滿腹懊惱滿

口嗔嫌

何以待之

幾不能止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

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

者也

二句領起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

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  
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未至民望

歸市者

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

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蘇

既至民悅。上層先引書。

後寔叙。此層先寔叙。後引書。文勢迴環有法。而若大旱。若雨降。語自相應。此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也。明堂章行王政。則引文王。此章爲政天下。却必引湯。且引湯征誅之事。都是孟子文章切題處。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幾以雲霓之望。

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却非時雨之甘。

天下固

畏齊之疆也。

托一句跌下。筆力崛強。

今又倍地而不行。

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妙極。齊王咎諸侯。孟子偏偏歸根齊王大。

聲疾呼。不怕齊王面熱。

此齊王速出令反。王所以不免以千里畏人也。

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

則猶可及止也。

此方爲之畫策。乃是待之之法也。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

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

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

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

穆公於有司則曰吾有司於民則不曰吾

民孟子說民偏要說做君之民妙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穆公說三十三人不勝

幾千人則其慘傷乃更不可言

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

莫以告

穆公曰民莫之死孟子曰有司莫以告這莫字正對那莫字

是上

慢而殘下也

上即穆公所說其長上之上責民則曰其長上此時寧非民之



長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先引語

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跌醒穆公口  
口聲聲怨民

不救有司孟子亦曲曲折折說有司殘民  
只用一反字還他警快之至亦險峭之極君

無尤焉

冷雋是謂之耶是諷之

君行仁政斯

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方爲之畫策有司殘民  
由君不行仁政故直正

其本何  
消誅民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

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一掃過筆無

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

二句爲守字伏根勝

之城池縱極高深何足以當齊楚

與民守之

然欲其守之正不得不鑿之築之

效死而民弗去自己守不說與民守大難自己效死不說民弗去大難此

中正有一番寔際在不然則是可爲也語氣與開

則真迂腐不堪之論矣

口相呼應不是滿心滿意之策於一萬分莫法之中指出一條明路較之事人頗爲可恃

寧爲是勿

妄謀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  
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

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引一古人

之開子孫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正落

一筆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  
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又將子孫興  
王意掀活而

終勉其爲善筆情曲折夭矯。聖賢不苟爲  
大言。孟子於齊梁動曰不王未之有。滕國福

小。致王稍難。故但語以爲善。而子孫必有王者。又不肯執言之。於無可如何之中。只有勸其爲善。所謂盡人事以聽天命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  
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  
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  
從之者如歸市。去是說。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  
能爲也。效死，勿去。勿去是一說。文勢原是  
側注。非板對者，不可做兩  
扇格君請擇於斯二者。渾圖推下，不下主意，  
呆看。而神氣抑揚之間，自  
重勿去邊。

魯平公將出

將者欲然而未必然之詞。已有物腐生蟲之機。

嬖人臧

倉者

所謂行使止尼之或也。來得正妙。然亦。是土地神使。悞不知不覺而來。莫執定。

說臧倉有心也。

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

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佯得老氣小人偵事

真有此境

公曰將見孟子

一片莫奈何神理。

曰何哉

只此二字。

已是神來不但與上佯作不知此刻纔知神氣相合亦開口故作驚訝魯君欲見孟子之心十分早涼却五分矣君所爲輕身以先於正不待其詞之畢也。

匹夫者

一句只君出見孟子字耳看他將孟子換做匹夫字見字換做先於字而

且云爲輕身字字巉巖字字以爲賢乎度不

聳魯君之耳而入魯君之心以爲賢乎過爲

此安頓禮義由賢者出推原一句須知不是

一句禮義由賢者出表賢者身分正如欲

取鳥而先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不合禮義

張羅也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不得爲賢

君無見焉

一口

公曰諾

諾者適合已意之謂魯君本欲睡而臧倉

又予之枕有不應之速者乎樂正子入見

孟子竟不遇魯侯矣天乎天乎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食而不化庸  
懦之態在目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

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

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辨得最明然  
其力終不足

以回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

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以竟

爲是人所爲一  
片含恨之聲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  
焉。能。使。予。不。遇。哉。一眼看定。一口道破。氣可  
以平憾。可以消戕。倉不必  
得意。正。子。亦。不。必。懊。惱。理  
寔如此。不是聊自寬慰也。

孟子文說卷一 終